



艺术品鉴赏平台  
艺术家推介平台  
事件

现代快报

A30

2012.1.21 星期六

见习编辑 徐馨儿  
美编 时芸 组版 徐杨



突然降临的曙光

# 行走与叩问 这一片元风景

去年年末,《元风景——丁方油画展》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落下帷幕。展览以对当代艺术与文化建设的思考为核心,展出了丁方近十年来的四十余幅作品,显示了中国当代艺术一份严肃的探索。

展览之外,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研究院院长徐庆平等三十余位学者、批评家、艺术家参与了画展研讨会。与会者从不同视角对丁方艺术道路和中国当代艺术的走向进行了深入讨论,认为:在丁方的绘画语言和坚韧不拔的行走过程中,以肉身呈升势的体验作为一个结构性要素,被保存为中国当代语境中艺术的深度。丁方的绘画艺术,因为主动对一系列艺术的基本命题的省察、提出和追索、阐释,为当代艺术的严肃性和创造力提供了一份最好的支持。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丁方因一组《黄土高原写生素描》脱颖而出,浑朴、炽烈而有力的作品气息,受到了多位前辈艺术家的赞赏。在刘海粟、袁运生等前辈的鼓励下,丁方开始了油画创作,并以《走进城堡》、《呼唤与诞生》、《走出城堡》及《走向信仰》、《悲刷的力量》等系列作品,展现了个人艺术对当代中国文化困境的深入思考与执着努力。因作品鲜明的个性特征、强劲的语言形式和环环相扣的系列探索,丁方的油画在当代艺术中独树一帜,这种特征一直持续到今天。20世纪90年代之后,丁方开始使用混合媒材进行架上创作。

策展人彭锋说,丁方的风景不同于17、18世纪荷兰画家们笔下的风景,不同于18、19世纪欧洲浪漫派画家笔下的风景,不同于19、20世纪的印象派、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的风光。丁方的风景不是对自然的忠实写照,而是对自然的揭示和拷问。在丁方的笔下,自然仿佛被扒光了表皮,露出自己的肌肉和血脉。当然,它们不仅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更是画家自己的。丁方的风景具有浪漫主义风景中的崇高精神,但背后隐含的是浓厚的悲剧色彩。在丁方的风景中,没有个体的位置。丁方没有现代欧洲人那么乐观,他的画面传达的是人类与自然的磨砺,以及这种难分胜负的磨砺所留下的遗迹。它们既可以被读作自然和人类的颂词,也可以被读作自然和人类的挽歌。丁方的风景不去捕捉光影留在视网膜上的印记,他没有被这种稍纵即逝的视觉幻象迷惑。相反,丁方力图发掘某种永恒的东西,某种经过时间洗礼之后剩下的痕迹。丁方的风景有些象征主义色彩,尤其是与某些宗教精神有某种内在关系,但是丁方的风景不是对具体的宗教教义的图解,而是肉身化的表达。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丁方的风景接近表现主义。但是,与西方表现主义绘画喜欢表现个人怪诞经验不同,丁方的风景表现的是人类的受难和奋争,是某种超越个人的普遍情感。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丁方的风景是很难归类的,是在回望绘画历史的基础上融合众家之长的产物。丁方是当今少有的学者型的画家。他不仅对绘画技法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而且能够深入到更大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中来理解艺术。丁方从不担心自己的艺术不够前卫,他希望留下来的并不是个人的聪明才智,而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发现属于人类的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在这个盛行微观叙事的时代,丁方的风景难免宏大叙事的指责。但是,与自然、人类、历史、文化等等有关的宏大叙事本身无可厚非。人们担忧的是,宏大叙事通常难免虚假高调之嫌。可是,丁方用他坚持不懈的阅读和行走告诉人们,他的画面所传达的,正是他在世世代代先人们于其生息的大地上所看到的景象。惯于在历史文献和人文地理中行走的丁方,用他的辛劳和受难,以身体的极限与先人沟通,从而获得超越时空的见地。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丁方所创造的风景,是人类共有的元风景。



丁方,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油画系,现为中国油画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2011年年底,由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文艺研究杂志社与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元风景——丁方油画展》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举行。

作为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策划的文化建设学术研究展的第一个个案研究展,《元风景——丁方油画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良好的效应,为艺术研究与文化建设课题的深入打下基础。

撰文 徐馨儿



旷野呼告



正被风蚀的城



雄壮的和声



紫金托玉

## 诸家评说“元风景”

徐庆平:我觉得,丁方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为使自己的理想在画布上展现出来而执着不断地努力,这个理想恐怕永远不会停止。应该说这么多年以来,他已经形成强烈的个人绘画风格,而且在绘画肌理的处理方面,在中国的画家中是非常突出的、也是做得有成绩的一个。我的感受是,他把山作为西方绘画中的人体一样去处理,在表现山的感情,表达作者在对山的描绘过程中产生的激情与想象,画家已经把自己融入山之中,这是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很大的不同。

贾方舟:我们看到他现在大量的风景画,事实上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由于他在自然中直接感觉到有一种恢弘的语言,直接能够传达他的情怀。所以他把在大自然中感受到的东西直接拿来,我觉得表达得非常棒。他画的自然给人一种铸造感、凝固感,有非常坚实的硬度、强度和厚度,他通过他的油画语言和材料的特性,把自然的、物质化的东西画成一种精神。如果他没有对自然的深刻理解和感受,是画不出这样的画来的。